

第一百十二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3月5日，星期四，
上午10:30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G·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出 席 者 名 单

阿尔及利亚

贾巴拉赫先生
本亚米纳先生

阿根廷

希门尼斯·达维拉先生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 西：

德索萨·埃·蒂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緬 甸：

吴苏莱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瓦尚先生

中 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萨本望先生

古 巴：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扎波托茨基先生

埃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邦蒂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洛考托斯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普拉普托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卡约诺先生

伊朗:

达比里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石井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卡塞雷斯先生

蒙 古:

勒哈希德先生
包勒德先生
巴雅特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 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巴尔迪维索先生
索恩伯里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托马谢斯基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斯特勒姆贝克先生
隆丁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莫什科夫先生
柳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弗莱谢尔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威尔逊先生

委内瑞拉: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隆戈·恩达加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非成国代表：

西班牙：

德莱格莱西亚先生

苏伊卡先生（波兰）：主席同志，裁军谈判委员会正进入其春季会议工作的决定性的阶段。在这方面祝您在这重要时刻一切顺利时，我表示我这一信念：主席同志，由于您的政治才干和外交经验，利用了二月份在德拉戈尔斯大使任主席期间所取得的成果，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望我们的工作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我再次向德拉戈尔斯大使表示祝贺。

我国代表团愿今天专门谈一下综合裁军方案，根据我们的工作安排，这个议题定于今天起一直要讨论到3月13日。

我聚精会神地听取了迄今为止全体会议期间所进行的很有意思的讨论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讨论应立足于广泛一些的基础。看起来是这样的，因为裁军委员会作为一个具体谈判机构，不作某些理论性的或者甚至哲学性的讨论是不行的。在这方面讲，人们可以理解，我们对待具体裁军目标的态度同我们自己的认识状态是分不开的，同我们中每一个人自己的某种一整套哲学信念是分不开的，而这种哲学信念显然是有不同的，有时还是大不相同的。这样一整套信念不仅包含了各国代表团在这里提出的世界上的各种不同观点，也包含了在这个房间里代表参加的每一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背景。但不管怎样，必须强调的是：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里的任务就是探索如何在围看这个桌子坐的不同国家代表团的 attitude 中找出共同的东西来。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进一步的任务就是努力设法制订我们大家都可能接受的共同的解决办法。我是在听了上个月尊敬的印度代表和英国代表之间的辩论之后，有此想法的。前天墨西哥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很有意思的发言中的思想更加强了我的想法。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辩论不只是关系到这两国代表团。实际上，这是在交换不仅仅由上述两国代表团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也想在这里插进来讲几句的原因。

确实，我们应该利用各次全体会议，特别是利用来向彼此充分解释我们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内正在进行的谈判过程细节问题上的态度的总前提。

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萨默海斯大使在他2月26日同印度代表温卡特斯瓦朗大

(苏伊卡先生，波兰)

使辩论时的发言中提出了对基于本国政策的“威慑战略”概念的解释。为了使其总的理论性的意见更加强而有力，他用了一个实际的例子。请允许我引用他的话：“如果我发现我的房子有被盗窃的危险，我就安装一个警铃，给我自己找了条警狗，然后贴了一张布告说明屋内有狗。我并不想伤害一个可能的闯入者——相反的，我只希望我所作的准备能使他重新考虑而死了心。换句话说，我打算制止他。”

威慑战略有它自己长期的历史。为了避免长篇大论地引用，我只想从载有核武器综合研究报告的秘书长的报告中回忆两句话（第A/35/392号文件）。“但是，在核子时代，威慑的意义已经有了完全崭新的内容。”还有：“但是，在核子时代，作为防卫的基石就是攻击能力，而防卫能力，就这个字的真实意义而言，其力量是极其有限的。”（这个报告的第100页上的第285段和第287段）。

在这方面，萨默海斯大使举的这个例子使我想起了很多问题，我此时此刻只想问两个问题：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是不是正是这种威慑战略使军费增至原有的五倍？还有，是不是五条警犬比一条警犬能使人感到五倍的安全呢？

萨默海斯大使所提出的解决办法除了过去已众所周知外，正好造成了勃列日涅夫在苏共26大讲话时想到的局面，我引用他的话：“一种恶性循环已经形成，其中，一方的行动引起了另一方采取反措施。……”

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那个恶性循环是否造成了这种情况：要在恐惧均衡的基础上寻求力量均衡？“怎样打断这一链环呢？”勃列日涅夫主席问。在提了很多具体措施后——顺便说一下，这些措施已反映在苏联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最近在这里的一次讲话中——勃列日涅夫主席说，我引他的话：“但是，要做到这些就需要有远见的态度、政治意志和勇气……”这就在实际上意味着安全的均衡必须通过力量的均衡采取得，而不是以恐惧均衡为基础，并只能以理智和勇气的均衡为基础。战后的年代里，苏联、波兰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在不断提出的很多裁军提案就是以此哲学前提为基础的。我想在这一点上再提一个问题：是不是可以不必安装——出于害怕——比过去更新式的“警铃”和豢养新的“警犬”，采取下述办法是不是对我们更好些呢？那就是让我们审议这些提案并力求达成协议减少这些威慑措施的数量，因为其数量之巨现在不仅是以把警卫森严的房子炸掉好几次，而且也可以把

(苏伊卡先生，波兰)

我们共同之家宅，也就是我们这个行星，炸掉好几次。

怎么能将永久建立“警铃”制度——用这个来说明问题尽管不是很精确的表达法——同顽固拒绝被先验地称为一个“可能的闯入者所伸出的手这两件事协调起来呢”？如果这个伸出手走过来的人不是那个“可能的闯入者”又怎样呢？我们在伸出那么多次手以后，即提出了那么多的裁军倡议以后，我们现在最后并不请求而是号召进行会谈——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勇气和信任，我们坚决相信这一时刻一定会到来，那时这些倡议将不会被看作供谈判的时机不成熟，也不会被看作仅仅是宣传，而将被看作是严肃的提议，其目的在希望全面保证所有家庭的安全。

主席同志，应该制订这样一个方案，并提交明年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它应该规定同国与国之间恐惧和不信任的哲学作斗争的具体的步骤。与此同时，应该宣传要有妥协的勇气、谅解的意愿并应该示证逐步降低军备的水平可以得到明显的好处，换句话说，应制造裁军进程不可缺少的心理基础，促进寻求共同的解决办法，并反对把国家锁在有愈来愈多的“警犬”看守的、筑得愈来愈深的碉堡里的这种做法。

主席同志，请允许我用提一些问题的方式来具体的谈一谈所讨论的事项：我们如何构想这个《综合裁军方案》？在我们的脑子里，这样一个文件应该是什么样的？该防止的是什么呢？我们原则上同意去年工作小组讨论期间和本届会议迄今为止这个小组头两次会议上的很多观点：为裁军领域里的实质性的谈判规定了必要的范围的《综合裁军方案》，应该是“……仔细制订出来的裁军领域里的一整套相互有关联的措施，它将导致国际社会走向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这个目标。”我们也同意，它应“为裁军领域里采取持续的国际行动规定一个商定的范围……”，即：通过关于具体裁军措施的多边的、双边的和地区一级的谈判。换言之，我们设想这个要由联合国核可的方案应为一项表示各国政治意向的多边宣言。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再说一句：它应是一项特别的宣言。说它是项特别的宣言是说，它不应该是一项一般性的而应该是一项使各国都承担义务采取如上所述的进一步的具体的行动的文件。

再者，我们同意去年的意见：上述方案应包含下列基本的章节：导言或者序言，宗旨、原则、优先项目、措施、执行的阶段或步骤以及说明程序性机构的一个章节。

(苏伊卡先生, 波兰)

主席同志, 我不想今天详尽阐述我刚列出的所有章节。波兰代表团将准备在《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未来各次会议上详细提出它的意见。但不管怎样, 我不能不在这里强调指出, 这一方案决不能只指出军备竞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影响, 也应清楚地示证它在经济上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提醒并再次指出, 每年花在制造和改进武器方面的成千亿美元同世界人口压倒多数的贫困状态已成了非常鲜明和显著的对比。发展和裁军之间的直接的联系, 我怎么强调也是不会过份的。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已包含了下面这一段话, 所以我只能重复说一下而已: 军备竞赛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后果是如此有害, 以致再继续军备竞赛同实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根本不相容的。

主席同志, 我想提另外一个有关综合裁军方案的问题, 它特别是与我在全体会议上前一次发言中我称之为裁军的心理基础有关。确实, 我们想制订的综合裁军方案不会真的是综合性的, 如果它不包括建立和平的基础结构的话。维护今日世界的和平和安全最终意味着不仅是在各别国家之间的部分停战, 而最重要的是全人类都有一种永久的生活方式。要造就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尤其需要的是一种长期的努力, 以求在人们的思想中栽培一种强烈的意识, 使其感到为和平建立巩固基础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需要。它也意味着, 和平和国际安全, 为了能够持久, 要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和在每一个人的头脑中同时建立起来, 因为, 事实上, 防止战争的第一条真正的防线是人们自己。鉴此, 波兰代表团于1978年第33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 该草案后作为《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在上述会议通过。我相信, 这一宣言的原则和建议为我们审议《综合裁军方案》内容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正确的指导。其实, 上述方案和宣言的最终目标是一样的: 在世界各国之间创造相互谅解的条件, 以便后代不再需要对付现在国际社会里仍然存在的无知、偏见和敌对等遗产。换言之, 要有效地执行《综合裁军方案》, 就必须不仅使各国政府而且也要使世界各族人民深深投入整个裁军过程中来, 不管这个过程可能证明是多么漫长和棘手。无需说, 在我之前的很多发言者都已经向本委员会同样强调了这一点, 只要回顾一下意大利代表团最近提出的第CD/155号工作文件或上面提到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发言就够了。

因此, 波兰代表团保证对谈判《综合裁军方案》一事给予充分的支持, 并保证,

(苏伊卡先生, 波兰)

采取灵活的态度。用较具体的话来说, 我们赞成内规定从今天的裁军一直到全面彻底裁军的整个过程的方案。既然这样, 它应包括所有的裁军措施和任何与裁军过程有关的其他措施。我力求避免现在孤零零地列举这些措施, 我只是愿再次强调我们在从事积极讨论方面将采取灵活态度, 在讨论中我们将遵循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下述文件的精神: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建议”、“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以及我上面提到的《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

主席: 我感谢波兰代表, 苏伊卡大使的讲话, 和他对我说的祝贺我就任主席的话。

乌鲁·阿德尼吉先生 (尼日利亚): 主席先生, 今天, 我愿就委员会1981年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发言。在谈到实质问题前, 请允许我对您担任委员会主席向您表示诚挚的祝贺。您在外交方面、特别是多边外交方面的丰富经验, 您对裁军问题的知识将对我们工作的进展做出巨大贡献。我国代表团将同您密切合作。

2. 采取紧急措施以制止核军备竞赛的必要肯定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讨论的最重要的题目。全世界一致认为, 核武器国家、特别是最先进的核武器国家, 在它们的武器库中大量储存核武器以及它们为积累这些武器所提出来的基本理由都是不合理的。进行核军备竞赛的理由据说是由于核武器国家感到不安全。但是, 并不是只有核武器国家才有必要维护国家安全。况且, 对维护国家安全来说, 核武器代表着一种尽头, 它已大大超过了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鉴于核武器的破坏力和不能在使用核武器后将其影响局限在预定范围之内, 很明显把核武器当作国防手段会威胁到别——不论敌友——的存亡。两个最先进的核武器国家尽管经过三十年时间发展核武库, 至今却仍感不安全, 这就清楚表明单纯依靠积累核武器并没有保证安全, 而且也不会保证安全。

3. 按照核武器国家自己说, 保证安全问题的解决, 不能靠增加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数目。因此, 在禁止核武器横向扩散上, 核武器国家是站在最前列的。这些核武器国家口口声声向别国说, 只有核武器的横向扩散才严重威胁国家和世界安全,

(阿德尼吉先生, 尼日利亚)

可是转过来却又借口维护国家安全而为它们自己拥有核武器进行辩解, 这是令人费解的。

4. 如果核武器国家仍认为它们是世界的一部分, 那末它们之拥有核武器与别国之拥有核武器同样威胁世界安全。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保留核武器, 对世界安全来说是最大的帮倒忙, 因为它鼓励别国相信核武器是有效的。要寻求一切国家的安全, 要末是采取拥有核武器以外的途径, 要末就得向所有国家授予权利让它们自己决定采取什么手段, 包括拥有核武器, 来维护它们的安全。

5. 主席先生, 拥有核武器可起威慑作用, 以防止世界大战, 这一一直被用来作为保留核武器的理由。正如我于1981年2月10日星期五在我们第103次会议上发言中所说, 只有在裁军协定达成后, 现有核武器库拆除时, 世界才会知道核武器是否确实起到威慑作用。在核武器系统不断现代化的时候, 对相信必须不断提高威慑水平的人的逻辑, 人们只能感到诧异。因为核武器国家还需有多大破坏能力才认为已为公开宣布的目的积累了足够的火力呢, 这将永远是一个主观猜测的问题。威慑当然是以一个核武器国家如何猜度对方的能力为依据的。它决定于要对是否已取得平均或平衡作出估计, 而均衡是可以有种种解释的, 要看想得出什么结论而定。

6. 如果经过仔细谈判达成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究竟是否保证了均衡这个问题, 在参与谈判的国家之一竟成了争论的问题, 那么显然世界的安全被系于主观的解释之上, 而解释者不一定对加紧军备竞赛不感兴趣。结果只能是更加不安全, 因为一方的进一步积累或甚至进一步现代化, 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对方的反应。不论对核武器国家还是对全世界来说, 以更高水平的核军备为基础的安全确实将永远是不可靠的和危险的。

7. 主席先生, 我在前面谈到核武器国家, 特别是超级大国核武器库的大量积累核武器是不合理的。它们拥有核武器的数量不仅可将对手的领土, 而且可将全世界毁灭几次。可是何时才停止积累, 停止改进核武器至今仍很渺茫。事情的这种进程能用威慑理论来解释吗? 我国代表团相信, 对核武器进行了最新的全面研究的专家们也相信, 通过威慑进程维持世界和平、稳定与平衡的概念或许是当前最危险的集体谬论。

8. 主席先生, 核军备竞赛(本周又有很多回声)的继续进行十分严重的威胁

(阿德尼吉先生, 尼日利亚)

着世界安全, 而当前的时刻正是我们大家应集中心力考虑为裁军采取什么积极步骤的时刻。作为制止从质量上改进核武器的第一步的禁止核武器试验, 仍虚无飘渺, 置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51段和大会多次决议明文所载的世界舆论于不顾。人们所要求的不是三边谈判设想的暂时停止核试验, 我们要求的是由裁军谈判委员会谈判缔结真正可核查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我们充分意识到, 要达到这个目标已万事俱备, 只欠两个核武器国家的政治意志。

9. 除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外, 我国代表团认为下面几项措施可考虑作为一系列核裁军措施的开始:

- (1) 将核武器库冻结在当前水平上的协议;
- (2) 禁止为核武器生产裂变物质;
- (3) 将现存裂变物质交由国际保管的协议。

10. 由裁军谈判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来谈判核裁军问题, 现在时间已经“成熟”了。《最后文件》第50段为此谈判提出了基本范围。工作小组有充分的文件依据可开始进行实质性谈判。1980年第CD/36号和CD/116号文件中所载21国集团的倡议书中建议采取下列具体措施:

- (1) 拟定《最后文件》第50段设想的核裁军的阶段;
- (2) 与禁止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及防止核大战有关的问题;
- (3) 与消除依靠核威慑理论有关的问题; 及
- (4) 保证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裁军领域中唯一多边谈判机构起到有效作用的措施。

11. 还应提到第CD/4号文件所载倡议, 它为开始谈判提出了具体建议。

12. 在这里, 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情况一样, 只有某些核武器国家的政治意志是一个难关。我国代表团向这些国家呼吁, 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 同委员会中的其他成员国合作, 以使委员会能够完成其对人类的神圣任务。

主席先生, 我的发言第二部分专门谈一谈《综合裁军方案》问题。为拟定这个方案进行努力的历史是大家所熟知的。在宣布1970年代为“裁军十年”时, 联合国大会在1969年12月16日第2602 E(IV)号决议中指示说:

(阿德尼吉先生, 尼日利亚)

“裁军委员会会议, 在继续进行深入谈判以便就各项附带措施达成尽可能最广泛的协议的同时, 还制订一项关于停止军备竞赛问题的一切方面和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全面方案。”

鉴于裁军委员会会议没有履行这项责任, 尼日利亚代表团于1975年趁对裁军十年进行期中审查时, 力促采取行动。但是, 争取成立特设工作小组的斗争直到1978年3月才取得胜利。作为对工作小组实质性工作的贡献, 我国代表团提出了第CCD555号工作文件, 后来经更新后提交给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

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巩固了关于有必要拟定综合方案的普遍一致意见。《最后文件》第109段责成裁军谈判委员会拟定一个综合裁军方案, 凡认为可取的一切措施都可包括在内, 以便保证在国际和平与安全得以普及、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得以加强和巩固的世界中, 实现在有效国际监督之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目标。

大会第34/83B号决议为该方案的拟定确定了时限。按照这项决议,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之前完成该方案的拟定工作。因此, 显然, 我们议程中有一个项目必须在今后十二个月中完成。我相信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英明指导下, 综合方案工作小组将取得成功。

主席先生, 由本委员会拟定的、供特别会议通过的《综合裁军方案》应为今后若干年在裁军方面的实质性谈判提供一个明确的纲要。它应包括裁军方面的一套有条不紊的、搭配匀称的、互相关联的措施, 并按优先顺序排列得当, 互相协调, 以保证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不断取得明显的进展。这个方案既然是为今后一直达到最终目标的谈判提供一个一劳永逸的议程, 它应是大家所同意的——我强调同意一词——纲要, 以充任在裁军领域内持续采取国际行动之依据, 从而摆脱国与国之间双边关系变幻莫测的状态。因此, 综合方案从拟定之初就应得到一切国家对之充分承担义务, 并需设计一个办法以保证所有国家都完全照方案执行。即使此方案不能作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 那也决不可将之贬低为各国可按自己之便可执行也可不执行的文件。我认为方案在通过的时候, 每个国家均应郑重声明承担执行该方案的义务。

(阿德尼吉先生，尼日利亚)

主席先生，综合方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时间。它应反映如下的足以令人警惕的事实，即除非裁军谈判不断迅速进展，武器的研究及研制的新成就随时会使协议不再适宜。方案所依据的基本概念是逐步实现裁军。但是，要明确了解如要使关于裁军的部分措施的谈判产生积累效果，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必须反应出毫不迟延地采取行动的义务，以达成不致因武器技术上的发展而变成毫无意义的协议。否则全面彻底裁军这一最终目标将永成泡影。

因此，考虑到谈判时间拖得越长，越难达到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从开头就表现出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全过程的政治意志是极其重要的。我不揣冒昧，建议整个方案的时限应定为二十年，分为五个阶段，每段四年。如果核武器国家制定二十年也就是延长到21世纪初的现代化计划，综合方案就应保证通过全面彻底裁军防止另一次现代化竞赛。

我以前说过《综合裁军方案》二十年时限应分五个阶段，每段四年。在每个阶段末进行一次审查，对成绩做出估计并决定需采取什么措施以促成下一步的进展。四年一次的审查可采取裁军特别联大的样子，让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都能积极参加审查，并密切注意方案执行的进展情况。

每个阶段要完成的措施自然都将是核与常规裁军的混合物，以及有关的其他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and 有助于创造和巩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措施。既然这些措施将是有条不紊、调配匀称的整套办法，不用说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会由于裁军措施而吃亏。核或常规武库最大的国家自然要对推动各阶段的会谈、特别是最初阶段的会谈，负有特殊责任。

最后，《综合裁军方案》应考虑促进、推动和后续综合方案设想的谈判与协定的组织方面的要求。

主席：谢谢尼日利亚代表阿德尼吉大使的发言。我还感谢他对我说的十分友好的话。

希特米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从一开始就祝贺您就任裁军谈判

(希特米先生，肯尼亚)

委员会的主席。您为工作带来了广泛有关的经验；我们相信本委员会的工作是由能干的人在掌管。我们也要向即将离任的主席法国弗·德拉戈尔斯大使表示我们衷心热情的感谢，感谢他在引导本委员会渡过比较复杂的春季会议最初阶段方面所作的出色的工作。

三十多年来，国际社会一直在寻求各种办法放慢军备竞赛，最终销毁核武器。虽然达成了一些协议以限制核军备及其扩散，缓和军事紧张并创造一种有助于在核裁军领域里取得进一步更有意义的成就的政治气氛，但是，关于真正裁军问题的谈判一直是很令人沮丧的。

当本委员会就议程上的某些项目是否已可进行谈判这个问题进行毫无裨益的讨论时，国际社会继续眼看到核武器库的数目有了史无前例的增长、新的、日益尖端的核武器系统的部署，以及具有核武器能力或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数目有所增加。

我国代表团因而感到非常忧虑，除非我们关于放慢军备竞赛的努力获得成功，否则大会宣布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1980年代将出现另外的核武器国家。这无助于我们的裁军努力。但在普遍对核裁军谈判的步伐感到失望之后，在核武器国家，特别是两个主要的核大国，显然不愿意承认它们不再能垄断核技术这个真理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要出现。

肯尼亚强烈地反对保有核武器、反对它们的横向和纵向扩散。我们已经签署并批准的裁军方面的国际文件清楚地证明了我们专心致力于裁军事业。

我们欢迎埃及进入这个俱乐部；正是在开罗，在埃及任主席时，非洲团结组织第一个把非洲宣布为无核武器地区。位于两大洲交叉口的埃及勇敢地决定向上届大会提出了一个宣布中东为无核武器地区的决议；由于有这清楚表明埃及意图的背景，埃及应该成为不扩散条约俱乐部的成员国，这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不扩散条约第二次复审会议未能就最后宣言的内容达成一致意见，这就提出了关于《不扩散条约》将采能否作为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国际制度中的主要组成部分的严肃的问题。如果连这也靠不住，那末我们就真的处于摇摇欲坠的地位了。

非洲大陆人民希望看到他们的大陆没有核武器的愿望已经通过非洲团结组织和

(希特米先生，肯尼亚)

联合国大会很多决议表达出来了，很遗憾，这一愿望由于某些国家的行动而遭到了挫折，而这些国家还自认为是不扩散的坚决主张者。这些国家对本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看来已经压倒了对这个地区的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人民的重大的环境和安全考虑。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和几个进行核输出的《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之间的悄悄的和稳步的核勾结，使人不得不对它们宣称自己赞成真正的核裁军和为此而努力的信用有所怀疑。我们非常有理由认为，这种勾结已给南非以必要的核技术，使它能够它在认为任何适当的时候生产核武器。比勒陀利亚政权若得到核武器，对非洲国家来说，将在政治上和安全上引起巨大的不良效果，并将进一步破坏《不扩散条约》的重要性。

期望非洲其他国家袖手旁观，眼看在它们的大陆上演出核戏剧而不作出适当的反应，这是不现实的。让我们同心协力地来保证这场剧永不演出，因为如果这场剧真的演出了，要控制连锁反应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会宣布1980年代既是《第二个裁军十年》又是《第三个联合国发展十年》，这就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裁军措施进行更为积极的谈判，以期在这个十年之末完成这些优先项目，也要求作出具体安排将资源从军用转向用于社会和经济的目的是。

我们都认识到，大会宣布1970年代为《裁军十年》的这个决议设想了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期望省下的那些资源能转而用于有利于国际社会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裁军和发展之间的联系也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中予以强调指出。文件中说，执行裁军措施而省下的资源应专门用于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应有助于弥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很遗憾的是，因为相当大量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已被转用于生产军备，所以这个目标一直没有实现。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欢迎很快达成决定重新设立四个特设工作小组。我们非常希望有些小组的职权制定得更全面一些，以便使本委员会能够着手处理审议各项国际公约的真正问题。我们向几个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表示祝贺和支持。

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作为非常重要的裁军措施，已经讨论了二十多年，但至今还未取得放慢试验或甚至减少试验次数的实质性的进展。自从《部分禁试条约》

(希特米先生，肯尼亚)

签订以来，国际上一直在同心协力地向全面禁试方向努力，特别是通过大会和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前身的各谈判机构。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审查会议已呼吁缔约国中的核武器国家带头解决所涉及的技术上和政治上的困难并尽一切努力及早达成全面禁试。

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从1976年成立以来，已向本委员会提出了好几个报告，希望它们将有助于解决核查的问题。

大会已通过其很多决议促请所有核武器国家不要进行任何试验。大会给予这个问题以最高的优先地位，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0段中和它第35/45号最新决议中都表明了这一点，其中大会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竭尽全力以便至迟在定于1982年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开会时向大会提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草案。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从一开始就碰到了三个问题，即：全面禁试条约的通过是否应以所有核武器国家的参加为必要条件的问题，根据禁试条约管制核爆炸用于和平目的的问题以及有效的核查手段的问题，核武器国家看来在这些问题方面曾有过困难而未能顺利解决。我国代表团是这么理解的：头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唯一主要的还待解决的问题是核查的问题。

我不再详细谈这个问题了。核禁试的问题已经详尽无遗地讨论了，任何进一步的一般性讨论无助于或者甚至也改进不了已经做的工作，我想下这个结论，不会不合情理吧。在此时此刻，我们需要的是就此问题开始进行具体谈判的政治意愿，以期我们能拟就一项草案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时提交大会。我们强烈敦促本委员会成员国拿出诚意来使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特设工作小组这两个小组得以成立起来。我们早就在本届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前些时候所有的发言中表示了我们支持设立这些特设工作小组。

我们非常希望21国集团在此问题上所采取的集体的立场将得到人们的注意。

主席：（赫德尔大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感谢肯尼亚代表，希特米先生的发言。我也感谢他对我任本委员会主席一事向我说的友好欢迎的话。

米洛斯拉夫·鲁热克先生（捷克）：主席同志，今天我想谈一谈议程项目1和2并将涉及议程项目6。关于项目1和2，我想提出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新提案，并请求您将该文件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分发。

主席同志，请让我首先表示真诚地、深为满意地看到您，一位社会主义邻邦的代表，在三月份担任我们委员会的主席。我完全相信，在您担任主席期间我们的工作将取得进一步重要成果。我并愿向您保证我国代表团将随时给予您我们共同工作的所需要的一切帮助。

我还要向您的前任、尊敬的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德拉戈尔斯表示祝贺。在他担任主席期间，我们委员会顺利克服了每次会议开始时常遇到的困难。他在任期间的积极成果明确反映在我们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中。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我们从阿根廷来的新同事希门尼斯·达维拉先生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我们有些人过去曾高兴而荣幸地和他一起工作过。我可以肯定我们可以期待这种合作将继续下去。

主席同志，为达到全面彻底裁军目标的努力充分反映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愿望之一。过去我们一贯支持为此目的提出的一切倡议和建议。对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提出的一切和平倡议，我们都参加一份。这些倡议提出了若干部分裁军措施，如能付诸实现，将为全面彻底裁军铺平道路。在这方面，我们一向把核裁军各方面问题看作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彻底研究了一切有关建议，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道，为解决这个关键的裁军问题尽一切努力。

因此，我们怀着深为满意的心情注意到，在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许许多多倡议，包括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倡议之外，在苏共26大上又提出了新的、有深远意义的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强调说：“我们建议的新措施包括了广泛的问题。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我们的共同愿望——尽一切努力使各国人民免于核大战之危险，维护世界和平。若蒙不嫌，这就是我们对当前国际生活中最迫切和现实的问题提出的和平纲领的有机继续和发展。”

我们认为勃列日涅夫主席所提出的倡议对活跃当前裁军谈判是一种有力的推动。

(米洛斯拉夫·鲁热克先生，捷克)

主席同志，鉴于我们委员会至今尚未能就议程项目 1 和 2 进行实质性谈判，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拟就了新的提案，文件标题是：

“裁军谈判委员会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对于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谈判的意见”

主席同志，您如同意，我愿宣读一下全文：（宣读全文）

社会主义国家极端重视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等问题，认为核武器是对人类生存最严重的威胁。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联合国内和其他国际机构内，这些国家始终一贯地提了很多众所周知的倡议，以求做到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了第 CD/4 号和第 CD/109 号文件，其中载有一项具体的、针对解决核裁军问题的措施方案。这些提案仍然继续有效。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审议情况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倡议得到了愈来愈多的支持。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很多代表团对无休止的核军备竞赛，对继续完善和积累核武器表示严重的关切。委员会内发出了比过去更加广泛和强大的呼吁，要求必须立即就这些对人类的未来极其重要的问题开始谈判。第 35 届大会会议通过的决议，即第 35/152B 号和 C 号以及第 35/145A 号和 B 号决议，都是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这些决议促请委员会的成员把这些问题作为优先项目来讨论。

按照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意见，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设立两个相应的工作小组是对讨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以及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的一项建设性的贡献。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的发言中就包含了关于设立这些小组的提案。这些提案已详细地阐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在本届会议提出的第 CD/141 号文件里。很多其他国家的代表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这正是上述第 35 届联合国大会会议决议要求本委员会去做的事。

很不幸，由于某些代表团的非建设性的立场，本委员会目前不能从肯定立场来解决设立工作小组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代表参加本委员会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表现了它们的灵活性，并表示愿意尽早就上述问题的实质进行实事求是的谈判，特此建议：

(米洛斯拉夫·鲁热克先生，捷克)

1. 在本委员会主席的指导下，在所有核国家的参加下，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立即开始进行非正式的协商，以便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准备进行具体的谈判。

2. 在本委员会主席的指导下，在所有核国家的参加下，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毫不迟延地展开非正式协商，以便为审议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以利尽早就此问题签订一项条约而准备谈判。

3. 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核裁军和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等实质性的问题，本委员会至少每周开一次非正式会议。

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在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此提案时，表示希望此提案将作为就上述具有优先地位的裁军问题进行建设性谈判的基础，这些问题已反映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议程项目1内和项目2内。

主席同志，让我表示坚决相信我刚才介绍的这个提案将对我们处理裁军问题的共同努力做出贡献。我请求主席把介绍的文件作为正式文件散发。

X X X

主席同志，现在请允许我简单谈一谈项目6。我国代表团对拟定《综合裁军方案》问题十分重视。今天，当我们离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实际上只有一年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关于综合方案的谈判将导致现实和有益的结果。

关于方案的范围问题，我们的意见是它的广泛程度应足以包括谈判的所有主要方面。同时，它应反映所有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至于方案的原则，基本的一点应为平等和同等安全。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是，方案应在建设性合作气氛下，为解决裁军的基本问题，将各国的努力联合起来。这里我所谈的问题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在第34届联合国大会上倡议拟定和通过裁军国际合作宣言时所关心的问题是一样的。

主席同志，在去年谈判期间，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积极参加了《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我们提出过关于“目标”“一般性方针”“原则”及“方式和机构”的4项工作文件。后我们又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第CD/128号文件，

(米洛斯拉夫·鲁热克先生，捷克)

标题为“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组成部分的建议”。我国代表团的意见是，这些文件和许多其他代表团提出的文件、工作文件和表达的意见一道，已为初步起草该方案的准备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我们这次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会议上，在墨西哥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有经验的指导下，已进入实质性谈判。有些重要问题已进行讨论。在当前阶段小组正在审议“综合裁军方案大纲”中“措施”一章。我们欢迎工作小组在其工作的这样早期阶段就转入这一重要方面。将来方案的内容无疑将影响“大纲”的其他章节。因此，我们认为它值得我们密切注意和深入审查。主席同志，我们手中还有一套有价值的文件，它们对我们的共同工作相当有用。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裁军审议委员会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各组成部分的建议和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宣言，这些文件都是经过一致同意通过的。因此，我们相信这些文件对我们今后旨在拟定和通过互相可以接受的有用文件而进行的工作来说，是一个牢靠的、建设性的基础。

至于方案的性质，我们不认为它应采取国际公约或条约的形式。事实上，我们的意见是，应在综合方案中所列的部分裁军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具体体现此类义务。

关于执行阶段，我们认为这些阶段主要决定于我们将纳入方案的措施。同时，我们认为不宜试图将有关措施分成短短的几个不切实际的、硬性规定的、截然分开的阶段。但我们可以同意这样的假定：大概可以商定某种具有指示性的、切合实际的执行阶段。

这些就是我们现在关于拟定《综合裁军方案》的一些想法。

主席（民主德国赫德尔大使）：我感谢捷克代表鲁热克大使的发言和他对我担任主席表示的祝贺。他提出的工作文件将尽速译成各种工作语言，并作为正式文件分发。

伊斯拉耶利安（苏联）：今天，苏联代表团愿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范围内概述一下它在考虑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在一整套裁军问题当中，苏联专门挑选与核裁军有关的问题；在前几天刚结束工作的苏联共产党第26届代表大会上也曾再一次提到这一点。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我不去追溯历史,也不想超越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界限,而只愿回顾一下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道,赞成我们这个多边谈判机构应把与遏制核军备竞赛有关的问题当作不能迟延的绝对优先项目来处理。为了避免误解,我愿说清楚,我们不是提议只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些问题,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审查,在所有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参加下进行具体谈判。在这样做时,我们明白并且强调核裁军问题是个复杂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很长时间,我们对这一点是没有幻想的,我们也不希望别人会对此抱有幻想。

1979年,大家都知道的,标题为“关于停止生产一切种类的核武器并逐步裁减其储存直到完全销毁为止的谈判”的第CD/4号文件提交给了委员会。该文件自然还保持全部效力,其迫切性也丝毫没有降低。文件的提出者——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指出,朝向最后目标——所有核武器储存完全销毁——的进展,可以在互相能够接受的和共同商定的基础上实现。在这方面,据设想,当核力量的水平不断压低时,在这方面的现有均势在各个阶段都不至于受到破坏。在第CD/4号文件中提出,在执行核裁军方面的措施的同时,应采取国际的政治和法律保证以便毫无例外地加强所有国家的安全。这项建议也是带有根本性意义的。

在1979年和1980年本委员会的会议上,苏联代表团解释和澄清了它在第CD/4号文件谈到的问题上的立场。该文件对有些代表团所提的裂变材料问题也做出了答复。我们认为禁止为军事目的生产裂变材料问题,不应和整个核裁军问题、特别是逐步裁减积累起来的核武器及运载工具的储存问题,分开考虑,而应联系起来考虑。我愿提醒你们,为了展开这一主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也提出了第CD/109号文件。

我们在各个问题、包括核裁军问题上的立场,在向委员会目前这一届会议提出的第CD/141号文件中也阐述了。文件强调迫切需要尽快成立适当的工作小组。我们坚信,在所有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参加下,这样一个小组的活动将有利于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逐步裁减其储存直到彻底销毁的谈判——我说的是谈判,让我再强调一下——在尽早的时候开始。

苏联代表团十分关注地并怀着极大兴趣听取了各国代表对我们的议程中第一和第二项目所做的发言。我们觉得所有这些发言、很少有例外,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绝对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表现出一种热望, 希望最后能在我们委员会范围内开始进行谈判, 对核裁军的主要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审查。

这项提议的理由和动机已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某些西方国家使人信服地、全面地阐述了。因此, 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再为赞成设立适当的工作小组提出新的论点——虽然如想提的话, 还可提出许多。在这方面, 我愿提到古巴代表在3月3日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回顾了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大量正式文件, 其中特别提到了21国集团代表谈到的第CD/116号文件。在这方面, 我们愿对3月3日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发言表示支持。它建议第CD/116和CD/4号文件及其他文件应作为核裁军工作小组活动的基础。

但是, 我们不得不十分遗憾地指出, 关于利用委员会进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谈判问题, 或由此而必然产生的关于成立特设工作小组问题, 并未达成一致, 没有取得协商一致意见。联合王国和美国代表团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受到了我们认为正当的批评。

有些代表团完全不同意进行核裁军谈判还不到时候、条件尚未成熟的说法, 苏联代表团愿对它们表示支持, 因为核军备竞赛——核武器本身的积累, 正如许多代表团的发言, 包括今天尼日利亚大使所做的发言, 使人信服地表明的——对人类就包含着最严重的危险, 更不用说其可能使用的阴暗前景了。照我们看来, 我们认为这也是委员会中许多成员的共同看法, 制止军备竞赛, 首先是核军备竞赛越早越好。恰恰相反, 必须趁进行监督的可能性尚未完全丧失, 因而在限制武器方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尚未完全丧失的时候, 尽早进行。

在未能就成立核裁军工作小组达成一致的情况下, 21国集团的许多位代表说, 他们主张保持举行非正式会议或磋商来讨论核裁军问题的可能性。当然我们对此并不反对, 但我们愿再一次强调, 我们在委员会主席的指导下所进行的这类工作, 其职责所在和其目的应是为就此问题的实质进行谈判准备条件。否则这些工作, 用温和的词句说, 是浪费时间, 并可能沦为毫无结果的学院式辩论。

得到一些其他代表团支持的, 我的尊敬的印度同事的发言中提议, 非正式会议的讨论应以专家们对核武器的全面研究报告为基础。我记得提到了结论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对这个文件, 从整体来说我们有一些保留, 但是, 我们并不反对讨论与核

(伊斯拉耶利安, 苏联)

裁军问题有关的一些章节。可是我们若完全限制于这一个文件上, 似不太可取。各国代表团有权利——我相信实际上也将是这样——利用一切与此问题有关的材料和研究报告。

得到委内瑞拉代表团支持的巴西代表建议, 秘书处应开列一张有关核裁军的提案清单。我们承认这个想法是有用的, 同时只愿指出, 为了节省时间和金钱, 也许值得查一查联合国档案, 看有没有这类文件, 找出来后将必要的东西加上去就行了。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前开列过类似的清单。

在我之前发言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向委员会提出题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谈判的意见”的文件请予审议。我对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所做发言表示赞同, 并愿强调这份文件也反映了苏联代表团在考虑到委员会中目前的形势后对有关问题采取的立场。

我们希望这份文件中所阐述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见对我们的共同工作是有益的, 希望其他国家代表团能适当注意地加以研究。

弗尔胡奈茨先生 (南斯拉夫): 我们已经审议了本委员会内关于与设立全面禁止核试验工作小组和核裁军工作小组有关的情况以及关于在本委员会范围内就整个核裁军问题开始谈判的情况。我们相信, 设立相应的工作小组是尽速展开谈判的最有效的办法。鉴于这一事实: 由于一些国家的拒绝, 本委员会迄今为止不可能就此达成一致的意見, 所以我們认为, 必須继续召开非正式会议就本委员会会议项目 1 和 2 关于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进行讨论, 并讨论设立其他附属机构的问题。

我们认为必需在本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上非常急迫地对秘书长就向第 35 届联大会议提出的核武器综合研究报告所作的报告, 特别是第五、第六章及结论, 展开讨论。

为了尽可能有效地讨论议程项目上的问题: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我们认为, 本委员会秘书处应尽快准备好与自 1979 年起直到现在向本委员会提出的核裁军提案有关的汇编材料和有关此议题的所有其他提案 (包括联合国大会多次的决议)。我们认为, 这一任务应分两个阶段进行。但是, 应尽快提供与自 1979 年起直到现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在所有向本委员会提出的提案有关材料。

我们认为，作为最重要的裁军问题之一的整个核裁军问题应该经常成为本委员会内讨论的议题，因此，我们建议本委员会尽快就核裁军的具体安排和解决办法着手进行审议和谈判。

主席（赫德尔大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尊敬的代表们，依照本委员会第104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尊敬的西班牙代表德莱格莱西亚大使已要求发言。因此，他就成为非委员会成员国在本届会议期间向我们委员会全体会议讲话的第一位代表。我向他表示热烈欢迎。大使先生，我请你发言。

德莱格莱西亚先生（西班牙）：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您热情的话表示感谢，并表示我高兴地看到您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对您给我机会在这个全体会议上发言我也很感谢。由于西班牙对委员会的工作最为重视，这是我第三次荣幸地在委员会上讲话。虽然到现在为止在这个谈判机构中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化学武器，但其各方面活动都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我们愿明确的是我们也深信核裁军应是国际社会的第一要事，因为在当前历史时间这些武器像“达摩克里斯的宝剑”一样悬挂在所有人的头顶上空。制止核武器的横向扩散和制止五个核武器大国武器库中核武器数量的增长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我们按照这一思路，怀着极大兴趣密切注意为拟订禁止一切核爆炸公约而举行的三边谈判。我们认为在这方面最复杂的问题是核查，因此，我们希望考虑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家小组的工作将对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工作产生有利的影响，并将推动其取得积极成果。

我们也关心放射性武器问题，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欢迎特设工作小组的重新建立。它将审议与这种武器有关的各方面问题，并将草拟有助于拟定制止发展这种武器的条约草案的提案。我们的意见是，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必要避免起草太笼统的案文，还有必要划清它们的适用范围。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去年秋季会议关于杀伤性过高或杀伤对象太滥的武器问题的成绩，是一个应该铭记的例子。

(德莱格莱西亚先生，西班牙)

如果能将问题分开，起草出有限的议定书，就有可能取得部分进展。这可使这种武器造成的问题的解决，得到简化。

关于草拟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我们愿回顾，这个方案是要提交到1982年春季举行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因此，时间已不多了。如果还希望达到委员会为自己提出的目标的话，就有必要加速工作。

我还愿简单提一下对无核武器国家的有效保障问题。迄今为止在这方面的进展很小。这个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曾得出结论说，要达成共同看法是不可能的。我们希望本届会议能够证明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可能的。这样，下次对大会提出的报告就可包括一些结论，使人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将可制定有助于减轻沉重地压在无核武器国家头上的核威胁的安排草案。

我们还愿表示深信讲求实际的标准必占上风，如果证明不可能在高度的国际水平上制定条约，就应拟定切实可行的形式的文书，因为这将可使我们朝向我们都盼望其实现的有效保障的见诸实行前进一步。

除开我上面已谈过的外，我愿在这次发言中较详细地谈一谈化学武器问题的一个特别方面，因为，我已说过，这是委员会的工作当中我们特别注意的一部分，也就是在一系列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的范围内的核查问题。事实上，我在1980年7月1日在本委员会上的发言中曾谈过这个问题。

不仅如此，在三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我们是第35/144C号决议倡议人之一。在议程项目34下，该决议要求秘书长进行公正的调查以确定关于1925年在日内瓦签订的议定书所禁止的各种活动的报导之意义。该议定书是有关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我们认为凡有助于加强对裁军和有关问题的国际文书之遵守的措施，都值得我们给予最大的注意。

今天，我愿提到负有为禁止生产化学武器公约谈判确定所要谈的问题的任务的特设工作小组——大川美雄大使有效地主持的小组所提出的有兴趣的报告中谈到的一点。这就是培养信任措施，特别是在有关此问题的条约未生效前就能采取的措施。如果能在国际社会面前提出一套这方面的自愿性规则，很清楚这将创造一种十分有利的气氛，可推动国际社会的大部分接受随后可能向它提出的协议。

当大会在其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起草《最后文件》时，我国

(德莱格莱西亚先生, 西班牙)

代表团强调了在限制军备竞赛领域中, 单方面措施的重要性。因此, 我们认为凡有关限制化学武器发展的培养信任的措施, 都将有极大的积极影响, 并将为关于此问题的条约的谈判铺平道路。

人们一直在说, 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抑制竞争欲, 而这种竞争欲是由于不明白可能的威胁到底会达到什么程度所引起的。事实上我们当前所不幸看到的化学武器方面的竞赛, 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对对方是否将用化学武器进攻都抱有深刻怀疑造成的结果。

我们的意见是, 所有这些事实使我们有必要驱散这种气氛, 为此采取培养信任的措施是重要的。既然不能盼望包含这种措施的条约在短期内就能生效, 我们觉得提出一些各国可以自愿采取的措施是有益的。在这方面, 我们愿再次提到联合王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提案, 虽然它们特别谈到核查问题, 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自愿的培养信任措施。

化学武器和制造人类在化学生产部门方面所需大量品种的产品的工业之间的密切关系, 使得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有必要考虑这种工业的利益, 并应寻求它的直接合作。

作为特设工作小组报告之附件的主席的备忘录, 包含了若干公约签订前的措施, 其中有现有储存和生产设施的申报及邀请参观化学武器设施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 如果能够采取这些措施的国家照这样做了, 那将是极为有益的。因为如果对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进攻能力有精确的了解, 那么, 由于不了解而不愿在这种武器方面处于劣势的国家就会降低在这方面的兴趣。

但, 我们想这些申报和参观不应局限于纯军事方面, 应也包括民用设施, 因为它们与军用生产有密切关系。

因此, 我们认为在不触动工厂保持工业机密权利的情况下, 促进情报交流是可取的。它将提供更多的有关它们生产化学武器的潜力的情报。为此目的, 我们建议可以组织国际会议, 请化学方面的企业参加。只要它们愿意并且能够进行情报交流的话, 它们就可将有关各类化学武器的发展、生产、销毁和改装等各方面的情报互相交流。

很可能由于各国有关安全要求不同, 或各自经济利害的关系, 参加这种讨论会的人的反应也将有很大参差, 但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对这种武器掌握的情报愈多, 其广泛制造的可能性就愈小。由于它们的纯战术性, 作为威慑物的价值有限。由于使用上有种种困难, 它们在军事上比别种常规武器用途较小。这也是自从第一次世界

(德莱格莱西亚先生，西班牙)

大战以来，这种武器相对地说用得不多的原因。

关于培养信任措施另一个方面我想谈谈的是，各国为防御可能的化学武器进攻所采取的预防措施。这里我们又认为，举行国际会议，将有关军队和群众保护窒息性和毒性气体的情报互相交流是有益的。很清楚，凡能降低化学武器有效性的东西就有助于降低取得这种武器的兴趣。

我还愿指出，在委员会上分发的第CD/112号文件中所载1980年7月7日美苏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双边谈判进展的联合报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该报告重申，成立咨询委员会，执行核查对将来的公约遵守情况的职务是可取的。

鉴于前面已提到的第35/144C号决议中已达成的协议，我们觉得，会员国自愿承认联合国秘书长有权进行调查，澄清流传的有关使用现有化学武器或即使是储藏此种武器的报道以及化学武器的生产情况的报道，以解除疑虑，是可取的。我们认为，凡有助于增加各国对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在这种武器方面进攻能力的了解的办法，都会十分有助于使其接受全面禁止凡与此种武器有关的一切东西的公约。

在裁军和军备管制方面的培养信任措施相对来说是新事物，虽然它们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以前就有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将莱茵兰划为非军事区的解决办法就可以说具有此种性质。可是，它们之开始受欢迎，确切说就是在赫尔辛基。虽然它们并未得到象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巨大发展，但我们相信它们是有前途的。为此目的，我们敦促，对其如何应用于化学武器领域，应进行研究。由于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特点，我们认为它们是完全适用的。

我们认为在就此问题通过公约之前，采取自愿性质的培养信任措施是有价值的，因为这种措施必然是不对称的，不言而喻，这种单方面决定并不要求严格的对等行动，尽管如此，有些国家采取这种措施后，照逻辑来说自应引起其他国家做出同样反应。

同样，我们想这种办法可限制升级的危险，凡与军备管制和裁军有关的问题一向都受升级这个大问题的影响。我们还必须说，与化学武器有关的问题和与其他常规武器有关的问题是十分不同的。因此，在这方面可能采取的培养信任措施的特点必然要不同于与各国作战潜力的其他方面有关的这类措施的特点。

最后，我愿告知裁军谈判委员会，我国政府不仅要求参加委员会的全体会议，

(德莱格莱西亚, 西班牙)

而且要求参加其他就议程上的问题进行谈判的机构, 自然, 这要根据议事规则对非会员国提供的可能性办理。

主席: 我感谢德莱格莱西亚大使的发言, 我们将注意到他的建议并按照议事规则予以审议。

萨朗先生 (印度): 主席先生, 请允许我首先就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三月份主席一事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 并表示在您履行您繁重职责时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充分的合作。我国代表团也愿向法国德拉戈尔斯大使阁下表示深深地钦佩, 钦佩他如此巧妙地指导了我们委员会二月份的工作。要是没有他的非常宝贵的贡献, 我们委员会也许还不能着手在我们春季会议如此早期就进行实质性的工作。

主席先生, 我发言是要说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尊敬的南斯拉夫大使所提的建议。我们继续认为, 特设工作小组将是进行核裁军实质性谈判的最好的机构。但是, 在反对此项建议的国家未改变它们的立场之前, 我们认为我们必须着手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中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审议。

主席先生, 我还想简短地谈一谈对尊敬的苏联大使对我国代表团提案的意见, 我国的提案是: 我们可以开始实质性的讨论, 其办法是集中讨论一些专家们已写成的关于核武器的综合研究报告中所提出来的某些问题。我们在作此建议时, 并没有意思说我们的讨论似乎应局限于该项研究报告的范围内。如果我们已经具体地提到该项研究报告的第5章和第6章及其结论的话, 那也是为了保证我们实质性的讨论可以有一定的重点和基础; 否则的话, 我们将只不过是在举行一场重复再三的、一般性的讨论。我们已经支持了巴西代表团和委内瑞拉代表团的提案; 本委员会手上已有的文件可以作为我们未来讨论的基础。不用说, 任何代表团都可以提出它认为对讨论有价值的问题。

阿尔塔夫先生 (巴基斯坦): 主席先生, 我要求发言主要是为了向您就任本委员会主席一事表示我们的祝贺。我们相信, 您对本委员会事务精明干练的指导将使本委员会受益不浅, 正如您的非常尊敬的前任, 法国大使, 任主席期间本委员会得益一样。我们向法国大使表示感谢和祝贺。

(阿尔塔夫先生, 巴基斯坦)

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同意尊敬的南斯拉夫大使的意见: 我们应该继续为我们议程项目 1 和 2 设立两个特设工作小组而努力。我们也感到讨论研究秘书长报告的第 5 章和第 6 章, 也许是有用的。但是, 主席先生, 还有很多其他的文件和汇编材料也许同样有用。我国代表团同意尊敬的苏联大使的意见, 用他的话来说, 我们不应把我们自己局限在一个单一的文件的范围内, 我很高兴尊敬的印度代表也已表示同意这一点。尊敬的苏联大使还提到其他的文件, 例如: 21 国集团的工作文件, CD/116, 其中包含很多值得我们重新讨论的重要的提案。我们也应该从事准备就项目 1 和 2 关于特设工作小组的实质性问题进行谈判。表达一下我们对这两个拟议中的工作小组的具体任务的意见, 可能是有益的。我们相信, 这会推进委托本委员会做的工作, 特别是因为在我们必须得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报告我们谈判进度之前, 我们的时间很有限。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巴西): 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希望把它支持尊敬的南斯拉夫代表提的提案这一点记录在案。我们相信, 本委员会作出决定使它能够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安排有意义的具体的谈判的时机是再成熟不过了。先生, 我们认为, 本委员会非正式会议对于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应立即开始进行, 并应集中讨论秘书长关于核武器的综合性报告中的第 5 章和第 6 章及其结论以及自裁军谈判委员会成立以来所提出的、该由秘书处汇编的提案, 以及其他有关的向联合国提出的、将列入第二阶段汇编中的材料。我们知道也许有其他切实可行的办法可向非正式会议提供实质性的材料, 但是, 对我国代表团来说, 重要的是: 本委员会应顺利地安排一次有意义的对话, 其目的在于, 正如 21 国集团已经提议的, 就项目 2 设立一个工作小组。

主席: 尊敬的代表们, 我原先想建议开一次短的非正式会议讨论一些问题, 但很遗憾, 我们没有时间了, 所以我只好下星期一我们下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再来谈这些事, 以便使这些问题能在我们下一次全体会议上正式确定下来。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定于 1981 年 3 月 10 日星期二 10 时 30 分举行。会议结束。

会议于下午 1 时散会。

× × × × ×